

張大可文集

第四卷

史記論贊輯釋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張大可文集

第四卷

史記論贊輯釋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论赞辑释/张大可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张大可文集)

ISBN 978-7-100-09392-7

I. ①史…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
纪传体②《史记》-注释 IV. 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256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史记论赞辑释

张大可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100-09392-7

2013年5月第1版

开本 640×980 1/16

201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0 1/4

定价:123.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卷《史记论赞辑释》，编列文集为第四卷，内容是专题解读《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太史公曰”是司马迁仿《左传》中的“君子曰”所创造的史论形式。习惯称篇前之“太史公曰”为序，称篇末之“太史公曰”为赞。《天官书》后半、《伯夷列传》夹叙夹议，“太史公曰”置于篇中为论。《日者》、《龟策》两传与《伯夷列传》前后呼应，提示义例，均为论传。书末《太史公自序》为全书总论。篇前作序论，篇末作赞论，通篇为论传，书后总论等多种形式的史论，构成了司马迁系统的史学理论和是非观点，集中地表述了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探索司马迁思想的第一手资料。通计《史记》全书，序论二十三篇，赞论一百零六篇，论传五篇，凡一百三十四篇，三万零九百三十六字，篇幅不长，而内容极为丰博，乃为《史记》一书之血气。《汉书·司马迁传》所载《报任安书》与《太史公自序》是表里之文。贾谊《过秦论》是西汉时人评论秦政得失的定论之作，司马迁十分推崇，直接引用为赞语。故这两篇文章一并收入，集中整理。解读内容为注释、语释、简论、五体说明、书前序论五项，题名《史记论赞辑释》，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本次入集增设两个附录。附录一，收入《史记的语言艺术》一文为史论之补充；附录二，收入学术界评论《史记论赞辑释》的论文两篇以见社会反响。

目 录

序 论	1
一、序赞论为太史公首创的史论形式	1
二、论史记取材义例	5
三、论史记书法义例	11
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18
五、褒贬历史人物，自成一家之言	24
十二本纪赞	33
五帝本纪赞第一	37
夏本纪赞第二	39
殷本纪赞第三	40
周本纪赞第四	41
秦本纪赞第五	42
秦始皇本纪赞第六	42
项羽本纪赞第七	50
高祖本纪赞第八	52
吕太后本纪赞第九	55
孝文本纪赞第十	56
孝景本纪赞第十一	57
十表序	60
三代世表序第一	64
十二诸侯年表序第二	66
六国年表序第三	71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77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第五	81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第六	86
惠景间侯者年表序第七	91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序第八	92
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序第九	93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94
八书序·赞	97
礼书序第一	98
乐书序第二	103
律书序第三	108
历书序第四	117
天官书论第五	128
封禅书序及赞第六	141
河渠书赞第七	146
平准书赞第八	147
附：货殖列传序（列传第六十九）	149
三十世家赞·序	158
吴太伯世家赞第一	160
齐太公世家赞第二	161
鲁周公世家赞第三	162
燕召公世家赞第四	163
管蔡世家赞第五	163
陈杞世家赞第六	165
卫康叔世家赞第七	166
宋微子世家赞第八	167
晋世家赞第九	168
楚世家赞第十	169
越王句践世家赞第十一	170
郑世家赞第十二	171

赵世家赞第十三	172
魏世家赞第十四	173
韩世家赞第十五	174
田敬仲完世家赞第十六	174
孔子世家赞第十七	176
陈涉世家赞第十八	177
外戚世家序第十九	179
楚元王世家赞第二十	181
荆燕世家赞第二十一	183
齐悼惠王世家赞第二十二	183
萧相国世家赞第二十三	184
曹相国世家赞第二十四	185
留侯世家赞第二十五	186
陈丞相世家赞第二十六	187
绛侯周勃世家赞第二十七	188
梁孝王世家赞第二十八	189
五宗世家赞第二十九	190
三王世家赞第三十	191
七十列传赞·序	193
管晏列传赞第二	196
老子韩非列传赞第三	198
司马穰苴列传赞第四	199
孙子吴起列传赞第五	201
伍子胥列传赞第六	202
仲尼弟子列传赞第七	203
商君列传赞第八	204
苏秦列传赞第九	205
张仪列传赞第十	206
樗里子甘茂列传赞第十一	207
穰侯列传赞第十二	208
白起王翦列传赞第十三	208

孟子荀卿列传序第十四	210
孟尝君列传赞第十五	210
平原君虞卿列传赞第十六	211
魏公子列传赞第十七	212
春申君列传赞第十八	213
范雎蔡泽列传赞第十九	214
乐毅列传赞第二十	216
廉颇蔺相如列传赞第二十一	217
田单列传赞第二十二	219
鲁仲连邹阳列传赞第二十三	221
屈原贾生列传赞第二十四	222
吕不韦列传赞第二十五	223
刺客列传赞第二十六	224
李斯列传赞第二十七	226
蒙恬列传赞第二十八	227
张耳陈馥列传赞第二十九	228
魏豹彭越列传赞第三十	229
黥布列传赞第三十一	230
淮阴侯列传赞第三十二	230
韩信卢绾列传赞第三十三	232
田儋列传赞第三十四	233
樊郦滕灌列传赞第三十五	234
张丞相列传赞第三十六	235
酈生陆贾列传赞第三十七	236
傅靳蒯成列传赞第三十八	237
刘敬叔孙通列传赞第三十九	239
季布栾布列传赞第四十	240
袁盎晁错列传赞第四十一	241
张释之冯唐列传赞第四十二	242
万石张敖列传赞第四十三	243
田叔列传赞第四十四	243

扁鹊仓公列传赞第四十五	244
吴王濞列传赞第四十六	245
魏其武安侯列传赞第四十七	246
韩长孺列传赞第四十八	247
李将军列传赞第四十九	248
匈奴列传赞第五十	249
卫将军骠骑列传赞第五十一	250
平津侯主父列传赞第五十二	251
南越列传赞第五十三	252
东越列传赞第五十四	254
朝鲜列传赞第五十五	255
西南夷列传赞第五十六	256
司马相如列传赞第五十七	257
淮南衡山列传赞第五十八	259
循吏列传序及赞第五十九	260
汲郑列传赞第六十	261
儒林列传序第六十一	262
酷吏列传序及赞第六十二	272
大宛列传赞第六十三	276
游侠列传序及赞第六十四	277
佞幸列传序及赞第六十五	283
滑稽列传序及赞第六十六	284
伯夷列传	286
日者、龟策两列传	294
日者列传	295
龟策列传	303
太史公自序	311
太史公自序〔译文·简论〕	364
(一) 司马迁的家世	365
(二) 司马氏论六家要指	367

(三) 司马迁二十壮游	372
(四) 司马迁受父遗命	375
(五) 司马迁答壶遂问	376
(六) 司马迁发愤著书	380
(七) 史记序目	381
报任安书	399
附编：《史记》的语言艺术	419
一、典范的叙事散文语言	419
二、个性化的人物语言	429
三、对民间语言的吸收与提炼	437
四、各色语言的技巧	442
五、雄健峻洁婉曲的语言风格	455
附录：书评两篇	465
一、角度新颖，见解深刻，论证科学 ——读张大可同志《史记论赞辑释》	465
二、一本研究司马迁史论的书 ——《史记论赞辑释》评介	469

序 论

史记论赞，言约义丰，博大思精，构成了司马迁完整的史论体系。下面就论赞的基本内容作一概括的述评。

1

一、序赞论为太史公首创的史论形式

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司马迁并没有命名曰序曰赞。《史通》卷四《论赞篇》和《序例篇》正式论列“太史公曰”为序为赞后，才成为通称。《史记》原题《太史公书》，意为太史公所著述之书。太史公本是司马迁对父谈为太史令官之尊称，引用为书名后，也就成了父子相共之名。故史记论赞称“太史公曰”，司马谈发端于前，司马迁完成于后，乃父子相承之作。但是，若要具体区分哪些是司马谈之言，哪些是司马迁之语，却是很困难的。清人方苞及近人顾颉刚、李长之等对司马谈作史均有考证，继之者更不乏其人。这些考证对于探索《史记》成书的历史条件及评价司马谈的史学贡献都是有价值的。王国维、顾颉刚两人认为《刺客列传》、《酈生陆贾列传》、《樊酈滕灌列传》三篇之赞，所言及的公孙季功、董生、平原君子、樊哙孙他广年齿差长，似

与司马迁不相及。王国维认为，“此三传所论，史公或追记父谈话也”（《太史公行年考》）。顾颉刚则认为此可证三传，“成于谈手无疑”（《司马谈作史》）。王氏所论比顾氏较为圆通。因《史记》最后完成于司马迁之手，其父司马谈的著述也只作为资料融入司马迁所定稿的成书之中。特别是作为表述“一家之言”的系统史论，更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史记》中的全部“太史公曰”，均可视为司马迁史论而加以贯通的研究，这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的。因此，本书辑释，总视为司马迁史论，这是需要说明的一点。当然，司马谈发端创造之功，也是不可埋没，不可不晓的。

“太史公曰”形式上是仿自《左传》的“君子曰”，但在《史记》中发展成为序赞论的系统史论，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先秦典籍《国语》、《战国策》及诸子著作间或已有“君子曰”，表示当时有德者之言。有人统计，《左传》有一百三十四条评论，直接引仲虺、周任、史佚、孔子等人的话约五十条，有“君子曰”或“君子谓”、“君子以为”之称的评论八十四条。这样多的评论，已具系统史论的雏形，所以我们说“太史公曰”系仿《左传》的“君子曰”而作。但《左传》的“君子曰”就事论事，还不是具有理论色彩的史论，未能形成一种体系。隋代著名史家魏澹云：“丘明亚圣，发扬圣旨，言‘君子曰’者，无非甚泰，其间寻常，直书而已。”（《隋书·魏澹传》）这就是说，左丘明的史论，只限于对具体事实的褒贬，可以说是一种直书。评论方式，主要是博采君子之言，亦断以己意。如文公二年《传》齐鲁僖公之“君子以为失礼”云云，《国语·鲁语》“夏父弗忌改昭穆之常”条作宗人有司之言；襄公三年《传》之“君子谓祁奚於是能举善矣”，二十一年《传》作晋叔向之言，曰“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这些例子生动地说明《左传》所称君子曰，多是取当时君子之言，或断以己意做就事论事的评论。而《史记》的“太史公曰”，全书浑然一体，每序每赞，无论长短，自为一体，具有浓厚的理论色彩，并不只是就事论事的评论。“太史公曰”，内容丰博，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历史、伦理、世俗、形势、人事等等，往往补篇中所未备。“太史

公曰”，议论宏阔，笔势纵横，言辞精练，旨义深微，或考证古史，或叙游历所得，或提示取材义例，或明述作之旨，或褒贬人物，或纵论史事，或隐微讥刺，皆直抒胸臆，观点鲜明，构成了系统的史学理论。司马迁所引典籍及君子之言，如《诗》、《书》、《论语》、孔子、诸子等，皆化为自己的语言还大量引用诗赋歌谣及鄙语俗谚来加强评论的生动性和通俗化。

“太史公曰”的形式既整齐又灵活。所谓整齐是指“太史公曰”分为系统的篇前序论，篇后赞论，夹叙夹议为论传三种形式。大段的恢宏议论置于篇首为序论，集中于十表、八书及类传。十表、八书及类传都是贯通古今的，序论即作贯通性的概括，最具理论色彩。本纪、世家、列传皆篇末置赞论。三体皆叙人物，故赞论重点褒贬人物，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论传提示义例，《太史公自序》集中明述作之旨，为全书之总纲。序、赞、论三种形式整齐而集中，显系匠心布局。所谓灵活，即形式并不刻板，在整齐之中有变通。如十表中《将相表》有倒书无序，即创无字之序以衬托倒书，示例更为鲜明。八书中，《礼》、《乐》、《律》、《历》有序无赞，《河渠》、《平准》有赞无序，《封禅》有序有赞，《天官》夹叙夹议。十类传中，《刺客》无序有赞，《儒林》、《货殖》无赞有序，《循吏》、《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有序有赞，《日者》、《龟策》借题发挥，以序事为论。灵活变通的形式，表现了司马迁的宏阔气度和无限的创造活力。变体，即破例，是为了切合内容的需要而作的变通。《外戚世家》及《孟子荀卿列传》两篇实质是类传，故作序以明其类。《孟荀》用合传之目标题，只不过是突现两位儒家大师的历史地位，而内容却是一篇先秦诸子类传。《刺客列传》本应编列在《循吏》之后，与类传的时序并编，而司马迁有意穿插在辅秦人物中间，与吕不韦、李斯、蒙恬等人并列，这是对比见义，表现了司马迁的反暴政思想，因为刺客都是反暴人物。《刺客列传》无序，与《将相表》无序同例，以无字之序引人注目，发人深思，收到强烈的对比效果。破例为体是《史记》的一大特色，全书五体结构均有破例。历史本身是丰富多彩而又变化万端的，怎么能用死板的格式来

作形象的反映呢！但质的规定性又必须通过格式来反映。既有格式，又有变通，才能妙尽其理。立例又破例，正是司马迁卓越史识的一大表现，所以“太史公曰”呈现出丰富多姿的形态。

对司马迁用“太史公曰”所创造的序、赞、论的史论形式，清人章学诚作了崇高的评价。他说：“太史叙例之作，其自注之权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所谓‘不离古文’及‘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尝不反复自明也。”（《文史通义·史注》）但是像章氏这样的赏音者并不多见。唐刘知几就扬班抑马，推重班固之赞有“典诰之风”，而认为《史记》为例不纯，甚至批评史记论赞“淡泊无味”，是“苟炫文采”的画蛇添足（《史通·论赞》）。实际上，班赞是模仿“太史公曰”而作，在辞章和形式上好像比“太史公曰”庄重、典雅，但其史识义例却是无法和“太史公曰”比拟的。唐代另一学者，撰述《史记索隐》的司马贞，则认为史记论赞脱离了述史内容，故重新为之一一作“赞”，称“索隐述赞”。但司马贞的“赞”，却不是史论，只不过是史传内容的复述，以韵文形式作的摘要，确实称得上是标准的“苟炫文采”之作。

不明司马迁的史识，就难以评论司马迁的史论，甚至会否认司马迁的创造。近人余嘉锡先生在《太史公书亡篇考》中否认司马迁创作序赞就是一例。他说：“太史公以篇为卷，每卷自为起讫，即是一篇文字。其间或分或合，或叙事，或议论，本无一定之例。遇其意有所感发，更端别起，则称‘太史公曰’，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本无所谓序与赞也。”又说：“史公自序，即百三十篇之序也。若干篇首复别为之序，擘拇骈枝，古人无此体也。”前已指出，序与赞之名确非司马迁自题，但以“太史公曰”发端的各种史论形式，则灿然赫然，毋庸置疑。余氏认为“太史公曰”是司马迁行文“遇其意有所感发，更端别起”而发的议论，也就是把“太史公曰”降到“君子曰”的水准上，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既是“遇其意有所感发，更端别起”，则篇首之“太史公曰”就无着落，岂非未行文而先有感发欤？余嘉锡先

生以张晏所云十篇亡书目录为不易之言这一先人之见立论，不承认《礼》、《乐》、《律》三书序存，更不承认《三王世家赞》为司马迁手笔，故否认司马迁创造了序赞的史论形式，真可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余氏谓“古人无此体也”是说对了。司马迁师法“君子曰”而又作了超卓前人的大胆创新，使历史编纂成为真正的史学论著，《史记》提供了典范。其后“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论，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昫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通·论赞》），名称虽殊，但都是效法司马迁作史论。

二、论史记取材义例

编纂历史著作，不同于文学作品，以抒情见意，辞必己出，也不同于哲理著作，以空言论道，设寓说理。历史著作，应当做到言有所据，事有所托，字字句句，均有来历。司马迁正是在此基础上，广博地搜求史料，并把他的理论见解和实践经验一一载入史记论赞中。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是司马迁搜求史料的一条总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史记》取材，无所不包，这就决定了《史记》内容的丰富性及复杂性。这句话也是司马迁提出的史学理论，他认为历史学既要概括人类社会的一切文化发展，就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于是他创造了五体的表述形式来条理包罗万象的人类文化历史。司马迁采集史料的方法，可以归纳如下：

(1) “绌史记石室金匱之书”，即阅读皇家所藏图书档案。汉惠帝四年，除挟书之律，广收博采。到武帝时，皇家藏书已十分丰富，宫内有天禄阁、延阁、广内等藏书馆，外朝有太常、太史、博士官署藏书。司马谈、司马迁以职责攸关，主管其事。《太史公自序》云：“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司马迁所读《诗》、《书》、《春秋》、《国语》、《谍记》、《春秋历谱谍》、《秦记》、《列封》、《功

令》等等，皆国家所藏图书。故司马谈临终遗言，司马迁必为太史。“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绌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这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特地大书的一笔，示承继父志，续纂其业。太史令，秩六百石，是“陪外廷末议”的一个卑官。但汉制，“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自序集解》引《汉仪注》），这给司马迁修史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曹相国世家》所录曹参军功，即《功令》所载之文。《扁鹊仓公列传》载仓公所对医案为皇室所藏。《樊鄴滕灌》、《傅靳蒯成》等传亦多录《功令》之文。汉史诸表更是依赖于《功令》、《列封》、《令甲》等资料而制成表。秦焚《诗》、《书》，图籍散乱。汉朝建立，有赖于国家的大力收藏，才给司马迁提供了修史的条件。《史记》有三十五个篇目涉及司马迁所见图书，序赞涉及有二十余篇，如《五帝本纪赞》、《三代世表序》、《十二诸侯年表序》、《管晏列传赞》、《太史公自序》等。通记载于《史记》中的司马迁所见书共一〇六种，其中六经及训解书二十三种，诸子百家书五十三种，历史、地理及汉室档案二十三种，文学书七种。这仅仅是司马迁因事论及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于文献典籍是何等的重视。

(2) 取资金石、文物、图像及建筑。《秦始皇本纪》载录了《泰山石刻》、《琅邪石刻》、《芝罘石刻》。《孔子世家赞》云，司马迁适鲁观孔子庙堂车服礼器。《留侯世家赞》云，司马迁考核留侯张良画像。《春申君列传赞》云，司马迁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蒙恬列传赞》云，司马迁观蒙恬所筑长城、亭障、直道。

(3) 游历访问，实地调查。《太史公自序》记载了司马迁二十岁时南游江淮的壮举。他还奉使巴、蜀以南之游，此外，还在几十年间扈从武帝之游。司马迁足迹遍于全国，“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搜集了有关上古历史的传说，考实了西周建国经营洛邑的情况，纠正了学者所传之误。至于调查战国故事，汉初故事，古战场形势，个人遗事，更至为详悉。司马迁十分重视普通老百姓的口碑、传颂，并在《史记》中留下了记载。如适大梁之墟，求问夷门及秦灭魏，“墟中人曰”云云；

载樗里子事迹，“秦人称其智”云云；至淮阴，“淮阴人为余言”云云；……此类例证，不胜枚举。这说明司马迁的调查，深入了社会下层，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例如他在齐鲁考察，就曾“厄困鄆、薛、彭城”，但终于了解到薛地风俗，“其闾里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再如《货殖列传》对全国都市经济、各地物产、习俗的记载，也是从游历调查中得到的。论及游历的论赞有《五帝本纪赞》、《周本纪赞》、《封禅书赞》、《河渠书赞》、《齐太公世家赞》、《魏世家赞》、《孔子世家赞》、《魏公子列传赞》、《屈原贾生列传赞》、《蒙恬列传赞》、《淮阴侯列传赞》、《樊郦滕灌列传赞》，以及《伯夷列传》、《龟策列传》及《太史公自序》等共十五篇。

(4) 接触当事人或他人的口述材料。此见于《赵世家赞》、《樊郦滕灌列传赞》、《田叔列传赞》、《韩长孺列传赞》、《李将军列传赞》、《卫将军骠骑列传赞》、《游侠列传赞》等篇。

(5) 采集歌谣诗赋，俚语俗谚。此分三项。一是乐府歌谣，文人诗赋；二是民歌童谣；三是俚语俗谚。《史记》中所载这三项资料共五十六条。其中第一项六条，第二项十四条，第三项三十六条。司马迁广泛采集民歌童谣，俚谣俗谚，标明“谚曰”、“语曰”、“鄙语曰”云云，并大量引入赞中，用以褒贬人物，就像引用经典一样郑重。歌谣俚语，寓有平凡的真理，是人民群众生活实践的结晶。司马迁引用歌谣俚语，正是他史识过人的一种表现。

(6) 搜求被秦始皇焚灭了的古诸侯史记。《六国年表序》说，秦焚《诗》、《书》，诸侯史记尤甚，“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秦只焚灭了官家之藏，而民间尚有残篇。如《燕召公世家》载，燕孝王“三年卒，子今王喜立”。又载，“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这是公元前255年至前251年事，下距司马迁述史一百四五十年，而两称“今王”，显然是抄录燕国史记而改写未竟的痕迹。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载秦赵会渑池，赵王鼓瑟，秦御史书“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挟秦王击缶，亦召赵御史书“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赵御史所书必不载